

下班後的文人 吃什麼？

| 拾藏物語

What Do Literati Eat during Off Time?

| NMTL's Archive
Select

文：楚然（臺文館）
插畫：瞿繼維（臺文館）

今年 4 月臺南地方法院做出一項判決，緣由是一名工作者結束大夜班後，回家時繞路吃鹹粥，途中發生車禍，骨折住院。出院後，老翁申請職業傷害補償。

由於勞保局認為他繞路吃宵夜，不符合職業傷害補償的條件，拒絕申請。老翁決定提出訴訟，捍衛下班吃鹹粥的權利。法官認為下班去吃鹹粥，「確屬一天的小確幸，亦為台南年長者的習性，並不為過。」因此判決勞保局重新審查老翁的申請。

判決書特別提到勞保局顯然以外地人的邏輯思考，沒有考量臺南在地人的用餐習慣。這項判決不僅維護了臺南人的尊嚴，也讓我們意識到下班後吃點東西，滿足的不單是生理需求，還有心理的渴求。就讓我們來看看 1910 到 1950 年代臺灣文人吳新榮、葉石濤、黃旺成下班後吃什麼，一起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。

吳新榮：
病患家屬 以食物熱情招待

在日本學醫畢業之後的吳新榮，繼承叔叔吳丙丁的佳里醫院。由於人生地不熟，吳新榮想起叔叔吳丙丁傳承下來的經驗談——要迅速拓展醫院的名氣，絕對不能乖乖待在醫院，等待病人上門看病。必須主動出擊，去外面看診，即是所謂的「往診」。在時間和金錢的考量下，吳新榮不用人力車，而是騎腳踏車往診，還特別主打病家免出車資的優惠。

既然出門看診，遇到的突發狀況絕對比待在醫院來得多。而且有往診需求的病患，病情都是需要緊急處理的。吳新榮在日記裡，有寫往診路途上的艱辛，「如犧牲者的氣慨。」

既然往診碰到的都是重症病患，即使吳新榮，很難會有好的結果。一開始往診，當病患情況惡化時，吳新榮在日記反省自己的醫術。隨著看診的歷練增加，吳新榮也知道無論醫術多精良，都有其極限。

久而久之，病患也跟吳新榮熟識起來。有時往診結束，病患家屬還會準備啤酒、豬腳、鴨蛋相待。這一家吃飽之後，再去下一家看診，接受病患家屬的熱情招待。

每一次外出往診，都是盡一次醫生的職責，在面對生死的心理壓力下，下班後的紓壓活動就特別重要。在 1937 年 2 月 4 日，吳新榮就在日記寫到，「今日往診太多，為之疲勞太甚，晚上由佳里食堂，呼一皿『刺身』（按：生魚片的日語）來自樂。」

除了和朋友吃飯、打麻將，或搭末班車去臺南看電影之外。獨自一人吃點東西，也是吳新榮犒賞一天辛勞的獎勵，也是給他時間思量今天診療的種種。

至於吳新榮當時可能吃哪種魚的生魚片，就留給讀者想像或研究了。



吳新榮

吳新榮（1907-1967），號震瀛，臺南將軍鄉人。東京醫學專門學校後，返台經營佳里醫院。積極參與臺南的文藝創作活動，為鹽分地帶文學團體的代表文人之一。

葉石濤：

在威權統治壓迫之下，透過食物獲得喘息



葉石濤於 1951 年遭到保密局逮捕，之後以「知匪不報」的名義，被判處五年徒刑。關了三年，獲得減刑出獄，原本是小學教員，因為政治犯的身分，找不到好工作。出獄後的葉石濤在臺南市的「建設廳自來水督導處」（現臺灣自來水公司第六區管理處）當工友。

在自來水機關當工友，要做哪些事情呢？根據《一位台灣老朽作家的五〇年代》所載，平時的工作是掃地倒茶、去郵局寄東西、洗刷實驗器具。這些對葉石濤來說，只是簡單的庶務。還有另一件令人難受的工作，就是在灼熱的密閉空間燒鍋爐了。在密室裡的葉石濤，頂著鍋爐的高溫一絲不掛工作，這份差事不只帶來生理上的壓力，心理壓力也十分沉重。燒鍋爐時，葉石濤時常流下淚水與汗水。

如果知道這個歷史背景，就可以知道葉石濤懷著怎樣的心情寫下這篇極富自傳性質的小說〈吃豬皮的日子〉。下班之後，葉石濤拖著疲憊的步伐離開自來水督導處，走到下大道。

葉石濤下班時，往往接近午夜。走去吃宵夜的路上，葉石濤在想甚麼？也許想著入獄的過往，以及暗中觀察特務人員是否跟隨在後。國家機器的陰影深深籠罩在葉石濤身上，短期來看，沒有消散的可能。

午夜，下大道的攤販多半打烊了，但有家攤販開得很晚。葉石濤是等到人群散得差不多，才願意走在街上。他剛出獄時，原本會打招呼的熟人，不是刻意忽視他，就是打完招呼後就匆匆離開。具有政治犯身分的葉石濤，想必當時飽嘗人情冷暖。

葉石濤來到下大道的攤販，攤販準備一大鍋料理，裡頭有豬皮、蘿蔔和油豆腐之類的食材，很像日本的關東煮。當時那些食材便宜實惠，有得吃，還可以免費添湯。葉石濤吃著豬皮，還買酒來配，時常喝得醉醺醺才回家。

下班後吃的豬皮與酒，是葉石濤喘息的空間，才能讓他暫無忘記威權政府的壓迫。看似灰暗的小說，卻有著隱約看見光明的結尾。在攤販遇到過去的學生之後，主角決定辭掉工友，重新尋找教書的機會。

葉石濤

葉石濤（1925-2008），府城出生，是臺灣重要作家、評論家和文學史家。戰後成為白色恐怖的受難者，文學風格從浪漫轉向現實，並用左翼的角度思考、建構臺灣文學的史觀。

黃旺成：

跟日人上司處不好

還有食物相伴



後來在臺灣文化協會活躍、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文人黃旺成，曾有一段平穩的教書時光。1911 年，黃旺成從臺灣總督府學校師範部畢業，回到新竹公學校擔任「訓導」，和同事相處平和，教學上也沒有遇到太多問題。教書沒有太多休閒活動，偶爾跟同事各自拿紙寫下金額，捏成紙團，最後一一抽出，根據紙上的金額來出零食錢。

但殖民政府對臺灣人的差別待遇，也體現在公學校裡。黃旺成和校長上原宗五郎處得不好。在學校事務上，上原時常流露對於臺灣人的歧視。黃旺成不時跟校長起衝突，甚至對於公學校教職感到心灰意冷。到了 1918 年，對教學環境不滿的黃旺成，辭去公學校的教職。

在日記中也有跡可循。在 1914 年 1 月 17 日，黃旺成看了上原的教學示範之後，心感不以為然。於是晚上空著肚子喝了一杯五加皮酒，又吃了一碗熱粥。平時的黃旺成，習慣教書結束後，回家吃甜粿、芋仔粥，或者跟文友一起暢談文學，吟詩作對。

也許黃旺成不喜歡外出交際，是不想遇到校長上原，盡力避免受到日人長官的歧視。於是教學結束後早早回家，享受專屬自己的時光。

從文人下班後吃的東西，以及他們所處的時代。讓後來的我們得以理解，吃不單單是營養補給。現實種種難以下嚥，唯有伴著飲食，將複雜心緒吞落肚腹，才有力氣面對未來。

黃旺成

黃旺成（1888-1979），新竹人，筆名菊仙。臺灣總督國語學校公學校師範部乙科畢業後，曾任數年公學校老師。1920 年代時積極參與社會運動，積極參與臺灣文化協會與臺灣民眾黨的活動。